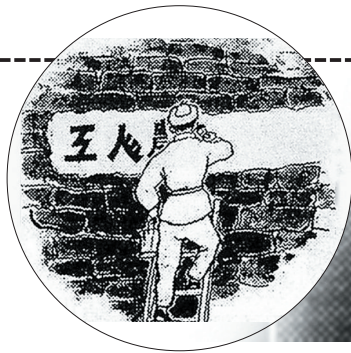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延安时期的著名书画家钟灵

# 被主席批评,又被点名“杀一盘”

钟灵(1921—2007),著名书画家,山东济南人。1938年入党,开始创作时事漫画,在报刊上发表。同年7月,赴延安鲁艺学习。历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美术秘书、《锄奸报》编辑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员等职。1949年,与张仃合作设计人民政协徽章,并参与设计国徽。他还发表过大量诗歌、散文,他为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创作的歌词《我们的明天比蜜甜》广为流传。

毛泽东知道钟灵其人并与之交往,始于延安时期,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。



著名书画家钟灵。

### 对弈

在延安时,钟灵就喜欢下棋,他的启蒙老师是当时中央财经部的同事聂春荣(即聂卫平的父亲)。1942年,钟灵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俱乐部主任,负责组织枣园周末舞会,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常来参加。

一个周末,毛泽东来跳舞,他见舞厅外有间棋艺室便走了进去。这里有几个人在休息,喝水,聊天。毛泽东邀请大家和他下围棋,却无人敢应战。他便指

着钟灵说:“小鬼,咱们俩杀一盘。”钟灵只好硬着头皮上阵。

钟灵知道毛泽东的棋艺高,便请毛泽东让他两个子。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。尽管如此,紧张的钟灵还是输了十几个子。第二盘毛泽东不让子了,钟灵胆子也大了,竟赢了毛泽东两三个子。第三盘毛泽东不敢轻敌了,他下得十分谨慎,步步认真思考,结果又赢了钟灵。棋毕,毛泽东说钟灵,你是不是让

我了?钟灵忙解释说:“没有。”毛泽东笑了,说:“呃,你叫钟灵。钟灵、钟灵,你真灵啊,我可要认真对待哩!”

后来,毛泽东又来俱乐部和钟灵下过两次棋,每次都是三盘两胜制。钟灵和毛泽东下棋,要说不紧张是假的。毛泽东还不知道眼前和他对弈的这个小伙子,正是他不久前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第三条所批评的那个写怪字标语的人。

### 批评

1942年初,延安开展整风运动。为了指导和推动这一运动,毛泽东作了一系列报告。2月8日,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《反对党八股》的讲演,列举了党八股的“八大罪状”。其中,第三条罪状是“无的放矢,不看对象”。毛泽东接着阐述说:早几年,在延安城墙上,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:“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!”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,可是那个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,而是转了两个弯子。人字呢?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。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,可是他却要写在

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,就有些莫名其妙了。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,否则很难得到解释。

这条标语是钟灵1938年冬写的。那时,他刚17岁,是鲁艺美术系的学员。一天,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来鲁艺,要他们在街头书写标语。美术系主任沃渣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钟灵。钟灵带了几个“红小鬼”,扛着梯子在延安街头忙碌起来。他写这条标语时觉得,这条标语中“工人”两字的笔画太少,与别的字(当时还没有简体字)的笔画不协调,写出来不好看,便把这两个字按隶书的写法

变了形。毛泽东在延安街头看到了这条标语,便记在心里。在讲《反对党八股》时,信手拈来,进行了批评。

整风学习开始后,钟灵得知这个批评,颇为紧张。这件事只有鲁艺系主任和少数几个人知道,他们都为钟灵保密。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,钟灵才知道紧张是多余的。整风的目的,在说明一切形式的宣传,要使群众易懂,乐于接受,并非针对哪一件事,哪一个人的。所以,在整风中除了他自愿作了一次自我批评外,没有人再提此事,或“上纲上线”揪住不放。

### 再遇

北京解放后,钟灵担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布置科科长,进入中南海。一次遇到毛泽东,在场的汪东兴便问毛泽东:“主席,你还记得他吗?”“有些面熟。”毛泽东说。钟灵马上说:“我和主席在延安枣园下过棋。”

汪东兴大概没想那么多,却提了那把“不开的壶”。他笑着对毛泽东说:“他就是钟灵,就是你1942年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批评的那个写标语的人。”毛泽东似乎早已忘记此事,反问:“什么写标语?”经汪东兴说明后,他才回忆起来这

件时隔七年的往事,便冲钟灵说:“你现在还是那样写法吗?”“主席批评以后,再没有那样写过。”钟灵回答。

简单的几句对话,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领袖的亲切,使钟灵鼓起勇气对毛泽东说:“那种写法本是隶书的一种。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,有好些写隶书的人对这两个字也不那么写了。”

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:“这就不对了,隶书应该怎么写就怎么写。篆书不是更复杂吗?也还得那样写。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,而是批评宣传工作不看

对象,把那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总不对吧。”钟灵听后,微红着的脸上显露出了笑容。此后,钟灵对于这件载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历史旧案就释然了。

其实,钟灵刷标语是有了名的。他把大标语从延安的城墙一直刷到天安门城楼上。1949年开国大典时,天安门城楼两侧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”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”的标语,也是钟灵设计书写的。

据《党史博采》

## 大揭秘

### “钢铁运输线”是如何打造的

抗美援朝战争中,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始终是战争双方激烈争夺的第二战场,其艰苦性、残酷性,在很多时候甚至高于正面战场。面对敌人的疯狂绞杀和重点封锁,志愿军官兵群策群力,与敌斗智斗勇,建立起一条条“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,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保障奇迹。

前三次战役,受当时条件限制,供应主要采取跟进保障、伴随保障的方式,分部、兵站随部队延伸补给线。但由于战场形势发展迅速,后勤分工不明,供应层次不清,出现了后勤与部队、后勤与后勤脱节的现象。第四、五次战役,依托新筹建的三条固定兵站线,实行供应站制度,各部队所需物资到供应站自运自取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力不足的矛盾。

在实行新的供应体制的同时,建设四通八达的兵站运输网,成为确保后勤工作根本性转折的一项重大措施。在铁路建设方面,志愿军首先修通了国内的铁路,并新建了鸭绿江便桥,增加了一条中朝两国之间的重要运输线。“钢铁运输线”的保障奇迹,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结晶,更是志愿军指战员和中朝人民勇敢与智慧的伟大胜利。后方公路运输线上的典型创造,就是防空哨制度,解决了夜间行车的重大问题。朝鲜战场上,为避免遭敌空中轰炸,公路运输多采取夜间行车,特别是入朝初期,司机由于不敢开灯,每夜行车距离只有30至40公里,还经常撞车、翻车,因事故损失的车辆一度超过被炸损失数。针对这一严重情况,后勤部门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想办法,在原防空信号站的基础上,设立了一些不固定的哨兵,无空情时让司机开灯行驶,敌机来临时哨兵鸣枪报警,司机或闭灯缓行或在路边隐蔽,汽车损失大大减少,车速也大为提高。这一制度建立后,行车速度到1952年已提升至每夜200公里以上,汽车损失率由第一年的40%下降到第二年的6%,第三年的0.5%。

学时

### 古钱币里的长寿文化

在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的民俗钱币展厅里,一枚用宋徽宗“瘦金体”书写的“龟鹤齐寿”民俗钱格外引人注目。

在中国文化中,松鹤相提,龟鹤并论,如“龟年鹤寿”“松鹤延年”等。宋徽宗虽然治国无方,但对艺术的追求却显示出不凡的眼光。自己写得一手好字,创出了号称铁画银钩的“瘦金体”。

民俗钱古代称“压胜钱”,是一种做成钱币形状的物品,但不作为钱币来“花”,而是古人特别铸造出来的“灵物”,借助它祈求神灵达到驱邪降福的目的。至少从汉代开始,民俗钱已被普遍铸造和使用了,以后历朝历代从未间断,延续了两千多年。

罗鑫